

# 逐峰云端,不负山海

## “登超”雅安·牛背山站赛制规程全解读



在“360度全方位亚洲最大观景平台”看星星、看太阳、看云海、看日出是什么感觉?

6月13日,2026“一城一山·登遍四川”大型城市登山联赛(下称“登超”)邀请赛将在雅安牛背山景区举行。

雅安牛背山邀请赛定档为750积分赛事,起点为景区内的悦山长廊,途经云海人家、乾坤岭、青云道、光明顶等特色观景点位,终点设置在云端咖啡,赛段全程5公里,累计爬升800米。截至记者发稿,已经有数百人报名参与此次活动。

为何雅安牛背山这场定档750积分赛事?赛事的积分如何获得?它又有什么用?



这是夕阳下牛背山山顶的帐篷酒店(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 完赛即有积分 参赛者最高能获得1500分

“登超”雅安牛背山站设置个人赛和团队赛两个组别,完赛后除了能获得当站定制奖牌1枚,还能获得750分完赛分外加抽签名次分,最高能拿到1500分积分。

抽签名次分,是将所有完赛选手统一纳入到摇号系统,以随机抽

签的方式确定最终排名,真正实现“人人有积分、完赛皆收获”。

以个人赛为例,抽签名次分第一名计750分,第二名至第八名依次递减50分,对应积分区间为700分至400分。而从第九名开始,前20%获得350分;20%-50%获得200积分;50%-80%获得100积分;80%以后获得60积分。关门

时间内未完赛或没有参与抽签之情形,没有抽签名次分。

团队赛计分规则参照个人赛,全队人员须全部完赛方可参与抽签排名。团队组第一名计750分,第二名至第十名依次递减50分,对应积分区间为700分-300分。若有队员未在关门时间内完赛,该团队则丧失抽签资格,不予发放名次积分。

只要能完成比赛,就可以通过“运气”获得更高的积分。主办方这样设置,主要目的还是希望选手们不要过于强调竞技性,而忽略了沿途的风景。需要提醒的是,当选手们抵达终点之后,请务必到工作人员处进行抽签。

### 牛背山双重亮点 “刷够积分”有望进入总决赛

“一城一山·登遍四川”不仅是向上攀登的盛会,也是一次引领广大参赛者尽揽四川美景的机会。在牛背山的星空之下享受一顿美食,在云海波涛处看日升

日落,则是本站赛事的两大亮点。

赛事第一天抵达牛背山景区办理入住之后,可以享受到浪漫的星空晚餐。第二天一早,则可以自行在光明顶观看日出,日照金山的华美一幕,将随着太阳的升起,铺陈在参赛者的面前。

也许有人会问,“登超”的积分究竟有什么用?“登超”并不只是一站比赛,而是跨度长达一年的超级联赛,自2026年5月持续至2027年5月。据“一城一山·登遍四川”组委会透露,赛事将走遍四川省21个市(州),并且最终在赛季末尾举办年终总决赛。最终的参赛名额将会在赛季获得足够积分的选手中产生。因此,对年终总决赛有目标的选手,每一分都不容错过。

此外,参赛选手要严格遵守无痕山林准则,严禁沿途丢弃垃圾、破坏植被、惊扰野生动物,违规选手将直接取消赛事成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 他们为了十二万株桫欏 在监测样地建了『户口本』



马文宝(左)和巡护人员在交流。 郑云霞摄



朱大海在做桫欏复查。 郑云霞摄

初夏的画稿溪,水雾从峡谷深处升腾而起,将整片森林笼罩在一片青翠欲滴的绿意里。这里,是被称作“桫欏(suō)三角”核心区的叙永画稿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23827公顷,集中分布着超过12万株桫欏。

6月3日,当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博士马文宝与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高级工程师朱大海一行走出桫欏沟时,他们刚刚完成了一场跨越7年的“生命普查”——对桫欏永久性样地进行复查。2019年春,专家们在这片人迹罕至的沟谷里,建立了这块两公顷的永久监测样地。

永久性监测样地,就像是森林的“户口本”和“体检档案”:科研人员把样地里每一株胸径超过5厘米的桫欏都挂上唯一编号、测量定位,并约定每隔5到7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查,在时间轴上追踪每一株个体的生死、生长和更新。整整一周,植物学家们在密林深处写下了又一篇与“活化石”对话的笔记。

### 每天10小时、16公里 山路上的叩问

每一个进山的日子,都是从晨曦中开始的。

早上8点,山里的雾气还没散尽,空气湿度接近饱和,科研队员们便从画稿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宣教中心出发。沿着山涧的石板路,顺桫欏沟直上,过“一堵墙”——一道高逾3米、布满苔痕的天然石壁,穿“长岩腔”——一条仅容一人侧身、头顶悬着滴水石棱的逼仄石缝,再攀向坡度接近45度的“猫鼻梁”。这条精心布设的样线从海拔340米一路爬升至海拔730米,垂直高差近400米,完整涵盖了桫欏在保护区内的主要垂直分布带,来回一趟整整16公里。

山路湿滑得站不住脚,石板上覆满翠茸般的苔藓,一脚踩下去像踏在泼了油的玻璃上,藤蔓不时绊住裤腿。队员们背着测高仪、围尺、GPS、照相机和记录本,外加全天干粮与应急药品,人均负重超过10公斤,在溪涧与密林中躬身前行。

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所有的跋涉与坚守,都化作了这片远古绿荫下最温柔的答案。

### 并不只有盎然的绿意 远古生命在闯关

拨开冒过头顶的灌丛,马文宝在编号1608的桫欏树旁边,找到了7年前钉下的那块铝

质标牌,已经被增粗的树皮裹进大半,像一枚嵌进时光的勋章。马文宝小心翼翼测量胸径、树高、冠幅和活枝下高,嘴里轻声念出:“1608号桫欏,胸径比7年前多了2.1厘米,树高长了0.4米。”

然而,寂静的“桫欏王国”并不只有盎然的绿意。复查中,一株株倒伏枯死的桫欏让人揪心。编号1523的桫欏,就在距溪岸不到两米处,巨大的羽叶瘫倒在赤石上,曾经高昂的树干拦腰折断,露出浅得叫人心疼的根系。

马文宝蹲在这棵枯倒的桫欏前,轻轻拨开泥土。“你看,这里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土层的平均厚度不过28厘米到40厘米,底下全是连片的岩石。它的根系只有五六厘米深,而且大部分沿着石缝横向伸展,抓地力极弱。”

一场场雨水,让本就头重脚轻的桫欏更加摇摇欲坠。今年5月下旬,保护区连续强降雨,土壤含水饱和后,风稍稍一“推”,便又有几棵桫欏被连根带泥掀倒在地。可这并非唯一的劫难。春日青黄不接时,山间的藏酋猴会成群结队地啃食它新发的嫩苔——护林员曾观察到,一群20多只猴子在3月初几乎将沟口一带当年萌发的拳芽啃食殆尽。

毛虫和蝗虫在暴发期会席卷般蚕食桫欏的羽叶,使得那巨大的绿伞无法进行有效光合作用,来年的养分储备几近枯竭;高大乔木的浓荫遮蔽了阳光,白蚁在暗中蛀食树干基部,更有那些看似温柔的附生植物,一株老龄桫欏上曾被记录到附着7种苔藓、2种蕨类和一根直径3厘米的络石藤,附生物总量相当于主干生物量的三成,在漫长岁月里悄然完成绞杀。

“一株上了年纪的桫欏要活下去,就像在闯一道又一道看不见的关。”马文宝感叹。

### 林窗下的新生 拳芽里藏着的倔强

然而,密林从不会只讲述植物死亡的故事。

当马文宝拨开一丛枯枝,忽然欣喜地喊了出来:“看这儿!”只见一片约60平方米的天然林窗下——去年夏天,一棵胸径逾70厘米的赤杨叶轰然倒下,砸出了这片被阳光重新照亮的空隙——几丛桫欏幼苗正挺着毛茸茸的拳芽。

马文宝当场清点,这一小片光斑下,高度不足30厘米的幼苗竟有11丛,而7年前初设样地时,这里只记录到零星的2丛。阳光从树冠的缺口倾泻而下,洒在这些小小的生命上,仿佛一场迟到亿万年的祝福。

在这片两公顷的永久样地里,他们一一找到7年前测量过的每一株桫欏和伴生乔木,也为新生的幼树挂上编号牌。

统计数据逐渐清晰:7年中样地内胸径5厘米以上的桫欏死亡24株,但同时新达到测量标准的幼树增加了31株,而林下拳头大小的拳芽更是超过200丛。死亡与新生不仅在个体数量上几近持平,种群年龄结构更呈现健康的“金字塔”形。

更令两位专家欣慰的是,整整一周的跋涉,保护区内几乎没有发现一处新的人为干扰痕迹。近3年的卫星遥感监测也佐证:保护区森林覆盖率稳定在96.8%,核心区人类活动强度近乎为零。溪水依旧清透,林冠依旧完整,一切都遵照着生命原本的节律,悄然生长。

郑云霞 龚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华刚